

■ 丛书主编 廖平胜

新世纪考试科学丛书

考 试

杨学为 廖平胜 著

社会学问题研究

74-05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丛书主编 廖平胜

新世纪·考试·科学丛书

G424.74-05

Y307

考

试社会学问题研究

杨学为 廖平胜 著

KAO SHI

SOCIAL PROBLEMS

STUDIES

BY LIU PINGSHENG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鄂) 新登字 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考试社会学问题研究 / 杨学为, 廖平胜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9

(新世纪考试科学丛书 / 廖平胜主编)

ISBN 7-5622-2774-8/G·1446

I. 考… II. ①杨… ②廖… III. 考试学：社会学－研究

IV. G42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9839 号

考试社会学问题研究

◎ 杨学为 廖平胜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 邮编：430079)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印刷

责任编辑：张红梅

封面设计：新视点

责任校对：罗少琳

督印：姜勇华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25 字数：160 千字

版次：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1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总序

——中国需要“考试学”

考试，特别是高考，起码在教育领域内，是评价极为矛盾的典型。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考试就沦为“培养精神贵族”、“复辟资本主义”的“万恶之源”。1966 年，废除高考成了教育领域中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①。1973 年把张铁生当成“石头”抛出来“反回潮”，1975 年拿周荣鑫开刀“反击右倾翻案风”，高考都是“突破口”。1977 年，邓小平再次重新工作，恢复高考，又成了推翻“两个凡是”^②、打破“两个估计”^③的“突破口”，成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思想解放的先声。有趣的是，恢复高考 20 年后，1997 年，一方面，原国家教委及各级考试机构纷纷举行纪念活动，《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开展纪念征文，《人民日报》用《伟大的转折》为题综述了征文活动，并用一位教育家的话作为结尾：“恢复高考，

①《人民日报》，1966 年 6 月 18 日社论。

②“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③“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挽救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① 另一方面，把“应试教育”归罪于高考的言论也屡见不鲜，以至说高考导致“教无宁日”、“国无宁日”。更有甚者，《羊城晚报》采访 1998 年全国“两会”的记者报道：“激烈的‘素质派’提出取消高考。”^②

同对现实生活中考试的评价一脉相承，对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评价也是极其矛盾的，所不同的是，否定的意见居多。应当明确，上世纪初，废止科举，批判八股，是中国进步所绝对必要的，是完全正确的。但近来（包括现在）一些文章、论点，把科举考试说得一无是处；有的人抨击现代高考，联系到古代科举考试，似乎自古以来考试就是万恶之源，则使人感到缺乏根据。我接触过美、英、加等国考试机构的总裁、专家，他们到中国来介绍各自的考试，第一句话就是：“考试，是我们从中国学到的。”科举考试是在总结了荐举制的弊端，经过几百年的探索才逐步建立起来的。科举考试的建立，为选拔官员特别是文职人员，为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的矛盾，为传播儒家思想，为发展教育，为各民族的融和、祖国的统一，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科举成为历史前进的障碍，是明末清初以后的事情，其原因主要是考试内容的陈腐及考试形式的僵化，而不在考试制度本身。恰在此时，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看到科举考试制度对克服吏治腐败的巨大作用，盛赞不已。正是借鉴了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的经验，16 世纪首先在英国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后逐步传遍西方。鸦片战争以后百余年来，中国古代的各项制度几乎淘汰殆尽，惟有考试，我们又从西方学回来，逐步建立了现代的教育考试制度，以及公务员、会计师、律师、医师等各项考试制度，还

^①《人民日报》，1997 年 11 月 21 日。

^②《羊城晚报》，1998 年 3 月 14 日。

有各种劳动技能鉴定制度。到 2000 年，废除科举已近百年，我们现在完全有条件有可能历史地、公正地评价科举考试。全面肯定当然是不对的，全面否定也肯定是不对的。厦门大学高教研究所所长刘海峰教授提出建立“科举学”，我认为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有远见的。

现在的世纪之交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变时期。我国将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转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劳动力市场上，各行各业，无论对脑力劳动者还是体力劳动者，对他们的能力，都需要一个科学的测量或评价，以便于交流或交换，这就是考试。有如现代生活需要驾驶汽车。你具有驾驶汽车的能力吗？去考试。通过了，发给你驾驶证，你才有权驾驶上路。我们正开始向知识经济转变，创新能力将成为生产力的首要因素。因此考试内容必须改革、必须注重考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考试内容改革的要求，再加上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机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考试形式、技术也必须改革。在知识经济时代，教育或学习将成为终生的事情。对一个人来说，考试在一生中将不仅是小、中、大学的入学与毕业考试、校内考试，作为对学习成绩和所具有的能力的评价，各种各样的考试将伴随一个人的终生。总之，未来的考试与今日的考试，将不可同日而语。

古代中国，在许多领域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包括考试。然而，明末清初，当欧洲从农业经济、自然经济向工业经济、市场经济转变的时候，中国朝廷却在那里妄自尊大，错过了历史的机遇，导致了后来在列强坚船利炮之下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应当严肃指出，科举考试在这个时期起了阻碍历史前进的恶劣作用。现在，我们又面临这样一次历史的转变。中华民族再也不能错过这次历史机遇了。我们必须直面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的挑战。党中央制订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江泽民为此奔走呼号。为了实

现历史的转变，教育必须改革，考试必须改革。要创造适应未来时代要求的考试吗？我们必须正确对待历史的考试，改革现在的考试。而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改革现在的考试，创造未来的考试，最关键的是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有科学的评价标准和方法，这就是关于考试的理论，或称为“考试学”。

中国受考试之苦是深重的，包括有考试但属于“不好的考试”和没有考试这两方面的苦难。而苦难的根源，部分的是因为没有或缺乏科学的考试理论。1963年提出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1966年取消高考，1977年恢复高考不久再次提出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前几年又上纲为“应试教育”。中小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是应当减轻的。问题是应如何减轻？嫁祸于高考，甚至取消高考，并不能解决问题。建国50年来，围绕高考，各种论调花样翻新，实践中却莫衷一是。直到今年1月，新任教育部长陈至立同志才把“在确保‘两基’的前提下，调整现有教育体系的结构，扩大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规模，拓宽人才成长渠道，减缓升学压力”，作为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第一项根本措施^①。中国发明了考试，却没有建立起全面系统的考试理论。在科举考试1300年悠久的历史中，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完备严密的规则，这是我们祖先的荣耀。在这漫长的日子里，在朝廷这最高一级的水平上，围绕科举考试曾爆发过多次激烈的争论，宋、明、清各朝都曾多次废除科举考试，却又都因没有更好的办法，而无奈恢复。科举考试在古代中国几乎“无书无之”。但翻遍各种文献资料，却找不到关于考试的一本论著，更不必说全面系统的考试理论。没有理论足以统一人们的思想，没有理论指导可以逐步改革这种多次存废的全国性实践活动。欧洲传教士

^①《中国教育报》，2000年1月13日。

在明末清初看到的正是处于阻碍历史前进时期的科举考试。但是，西方引进了科举的“合理的内核”——考试制度，不久又创造了考试的理论，即教育测量学、教育统计学，以及认知心理学等。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西方的考试不断改革；考试的丰富实践，又进一步推动了理论的发展。正当中国废除科举的时候，考试却在西方获得了长足发展，并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首先是这些理论恢复了在大学的地位，随之而来的是恢复高考入学的第一批学子们，用西方的理论，批判中国传统考试的不足。这种批判的直接结果就是始于1985年的高考标准化。可悲的是，一些“文化水平”很高的人，不屑于这些考试理论，却不能容忍考试的标准化，于是大发雷霆，说一些驴唇不对马嘴的外行话。这起最近的小插曲再一次说明，考试理论对于考试工作的重要性，以及缺乏理论在实践中的危险性。

我理解，考试既是对人们心理因素的测量，更是一种社会活动。我们研究考试，既要研究考试内部诸因素的关系，如命题、考试实施、评卷、分数制度、统计分析等，我认为，这属于考试认识论的范畴；同时，我们也要研究考试与其外部诸因素的关系，如考试与教育、教学的关系，与人事、劳动制度的关系，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我认为，这属于考试社会学的范畴。在中国长期的考试历史中，考试认识论的水平，决定了考试质量的高低，而考试社会学的是非，却决定着考试的存废。在西方的考试理论中，考试认识论的著作比较多，而考试社会学的论述很少见。我们应当在考试社会学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

华中师范大学廖平胜教授早就看到了考试中的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呕心沥血潜心研究，积劳成疾而不顾，其精神令人敬佩。是他首先提出“考试学”这个命题，并立有专著。在他的倡导下，集国内许多专家与考试工作者，共同编写《新世纪考试科学

丛书》。借此机会，我首先向丛书的各位作者致谢，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致谢。同时我也知道，考试是十分复杂的问题，而考试理论的研究又很薄弱，因此，丛书必然存在许多缺陷。借此机会，我代表丛书各位作者，诚恳地欢迎各位读者给我们提出批评。在这里，我先道谢了！

杨学为
2002年元旦于北京

前　　言

根据中外典籍的有关记述，有意识、有组织的考试活动，大约产生于人类由野蛮时代步入古代文明社会之际，其历史渊源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末期部落首领的甄选和部落成员资格的检定。即使以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首行“对策”作为国家选官考试的发端，迄今已有近2200年的历史，甚至以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科举考试的创立为起点，距今也已将近1400年。其演变发展的历史轨迹，贯穿人类社会古代、近代、现代文明发展的整个历程，可谓源远流长、历史悠久。究其成因，归根结底是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所致。它的产生、发展既受社会发展规律的制约，也受人的发展规律的制约；它既为社会生产服务，也为社会生活服务；它既是一个发展过程，也是一个认识过程，并始终沿着社会发展和人类认识水平发展的彼此交互作用而不断向前演进。

正由于考试的兴衰存废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和人类对考试的认识紧密相关，因而在人类考试极为漫长的演变发展过程中，即废即复、即行即改的现象屡见不鲜。对于考试的功过评说，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颂扬者颇多，抨击者亦不少，主张废弃者亦不乏其人。而且，愈是规模宏大、经世长久、影响深广的考试，愈是屡遭批判，甚至被视为人及社会发展的阻碍因素。历时1300年的科举，是中国历代典章制度中惟一被东西方诸多国家

称美和效仿的制度，并为西方几乎无例外地赞扬为中国的伟大发明，而在其创造者故乡的中国，则长期受到批驳指斥，以至于在其废除近百年后的今天仍不无指责，多数人仍把科举贬为腐朽之物。伴随新中国走过50年历程、素称中国当代选才第一考的高考的命运也概不例外：1966年，废除高考成为在教育领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1972年高校招生实行文化考查，在“批林批孔批周公”及“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成了口诛笔伐的罪状，被诬蔑为“修正主义路线复辟”的典型；时至恢复高考十余年后，20世纪末期，高考又被扣上了导致“片面追求升学率”、“加重学生负担”、“应试教育”的帽子，再次遭到公开“炮轰”，甚至有人发出取消高考的呐喊。

然而，人类考试犹如原田之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考试自诞生以来，虽曾一次次在指责声中被废止，却又因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人们的热切期盼而一次次复生。科举考试在其故土被废除，却在西方国家获得植根的社会土壤，而且在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之前”，“科举制度的大炮则首先轰开了英国及西方国家国会的大门”^①。其“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本质精神，随之成为近代西方公务员考试的核心原则，并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需求之养分的滋润下，不断得以丰富创新和接力扩展，从而成为现今世界各国公务员考试制度庞大乐章的主旋律，以至迫使这一精神产品创造者的中国，今日再“出口转内销”，让其重归故里。为亿万民众关注的高考制度被废除11年后，将其恢复便成为邓小平再次复出后进行“拨乱反正”所抓的首件要务。恢复高考“像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一样，震撼了

^① 苏廷林：《当代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发展趋势》，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

整个中国大地”^①，“成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思想解放的先声”^②，“挽救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③。放眼当今社会，尽管对考试的批判、指责依旧时有所闻，一些“希望有竞争而没有竞争的悲惨后果”^④的人，仍将现实社会的多种病象归罪于考试。然而，在科学技术发展速度空前，人类生活和生产方式不断更新，人才争夺战席卷全球，人力资本的培育与利用决定经济发展进程的今天，人类“考试已经这样稳固地站定了脚跟，要废除它似乎比取消篝火节或者圣诞节更无可能”^⑤，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原有考试在改革中发展，新创考试不断涌现，适用于考试的范围日益宽广。在现实社会中，考试不仅渗透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大领域，而且伴随个人学习、工作的全程；考试专业、考试职业、考试产业，在社会发展需求的促动下正快速崛起。由此看来，人类愈是追求人的价值、人活动的效率、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发展，考试就愈能获得发展的空间。这正是由于“竞争”是人及社会的本性、“考试”是人及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使然。

回首人类考试兴衰存废的演变历程，无论是历史上有关考试孰是孰非的长期纷争，还是现实中对于考试何去何从的激烈论战，所争论的实质问题都一脉相承。归结起来，不外乎四大问

① 杨学为：《中国考试改革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1页。

② 杨学为：《中国考试改革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

③ 《人民日报》，1997年11月21日。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8页。

⑤ [英]罗伯特·蒙哥玛利著，黄鸣译：《考试的新探索》，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6页。

题：什么是考试？为什么需要考试？需要什么样的考试？如何科学使用考试？诸如此类的问题，自考试产生以来就始终存在。同时，对于这些问题，探讨者代不绝人，论争者班班继起，概念也不无翻新，但每遇新的考试实践，却又常常弊病重犯，失误依旧。这不能不归因于对考试规律认识的肤浅和考试理论的贫乏。

考试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又是随着人类对考试活动认识的逐步深化而不断向前延伸的。正由于此，考试所能达到的科学化程度，也就取决于三条：一是人类对考试的认识水平；二是社会可提供的物质条件；三是人类能够有效利用考试相关社会资源的能力。其中，人类对考试的认识水平是决定性条件，考试的科学化水平永远不会超前于人类对考试的认识水平。这一点，已为迄今以往人类考试和人类有关考试认识的发展历史所证实。

纵观人类考试演变发展的历史，人类考试曾出现过三次飞跃性发展：其一，公元7世纪初至11世纪初，中国古代论文式考试模式的创建、发展与完善；其二，公元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标准化考试模式的创建与流行；其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开放化、远程化、无纸化、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为显著特征的网络考试的产生与发展。而人类有关考试认识的发展历程，自公元前5世纪至今也大体历经了三个发展时期：

(1) 零散讨论时期（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16世纪），主要是三类问题的零星探讨，即考试存在的根基和根本前提问题，考试政策问题，考试管理问题。

(2) 专门问题探讨时期（公元17世纪至19世纪末），诸如：传教士、驻华使节有关科举考试的评介，西方国家有关文官录用考试的探讨，夸美纽斯对教育考试制度的研究；威廉·配第、海

尔门·康令、拉普拉斯、阿德夫·凯特勒、卡尔·皮尔逊、克特雷、高尔顿等有关统计学、数理统计方法及其应用研究；冯特、高尔顿、卡特尔、比纳等人对实验心理学、差异心理学和智力测验的研究；费许、菲奢、莱斯等人有关客观测验量表的研制；中国有关科举考试规程及科举作弊的研究与剖析等，取得了不少对近代考试改革创新具有重大影响的认识成果。

(3) 专项系统研究时期(20世纪初至今)。这一时期又可分为考试理论研究起步阶段(20世纪30年代以前)、专项系统研究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考试科学系统研究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此百余年间，中外学者从理论层面和科学的角度对考试问题所进行的专项系统研究，主要涉及如下领域：考试制度及其历史、考试制度纵横比较、学科考试理论与方法、考试机制及外部关系、考试方法与技术手段、现代测量理论、现代统计理论、考试学、科举学等。其研究成果堪称丰硕，所涉领域均有系列成果相继面世。这不仅使20世纪初以前尚无考试理论文章和著作的历史一去不复返，而且使20世纪人类考试的两次飞跃性发展由理想变为现实。

自上世纪初以来所取得的考试理论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考试制度本身和考试内部诸因素及其关系的研究成果，而对于考试外部诸因素及其关系的研究，则成果为数甚少。但从考试实践发展对考试理论的客观需求来看，考试的理论研究既要研究考试的社会，同时更要研究社会的考试；既要解决考试认识论、方法论的问题，更要揭示考试参与社会运行的规律问题。历史的经验证明，前者的认识水平，制约考试的科学化水平；后者认识的是与非，则关乎考试的存废。这是因为，考试是以一种特定社会组织形式的子系统参与社会母系统的整体运行，仅研究考试的社会，一般只能探明考试的内在联系，揭示考试运行的内在根据与机

制，所以必须同时研究社会的考试，把握考试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才可能更全面地认识考试的本质和运行规律。

所谓研究社会的考试，主要是探讨考试与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科学技术、社会主文化、社会分工、社会流动、社会价值观、社会组织等因素的关系及互动规律，同时，还涉及到考试与人口结构、文化传统、社会公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其中与考试的关系最密切、对考试发展影响最强烈的，是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技、分工与流动等社会因素，亦即考试社会学必须涉及的核心研究内容。由此可见，考试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无论是对考试社会生命力的强化，还是对考试科学理论体系的建立，都举足轻重。

诚然，考试社会学作为一门以考试与社会的关系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所涉及的内容极宽，若不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就不可能形成考试社会学的理论体系。但这并非短时之功所能成就，况且，国内外在此领域研究的基础目前还十分浅薄。20世纪90年代初，杨学为先生在主持国家教育考试工作期间，常常被一些考试的社会问题所困扰，便提出了“考试社会学”这一命题，并呼请学术界研究。此后十余年中，虽有考试社会学研究的论文陆续见诸于报刊，并有个别著作出版，但就整体研究状况而言，考试社会学理论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本书尚不敢称“学”，而仅限于考试社会学相关问题的研究。

认识源于实践，史实是立论的根据。在人类考试发展史上，既能体现考试演变发展轨迹，又能集中反映考试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的，莫过于中国古代的科举和新中国的高考。有鉴于此，本书便以千年科举和50年高考为历史的和现实的考试史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观点，以“实事求是”为基本研究方法，就考试社会学方面的7个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我们之所以斗胆

亮出“考试社会学”这面旗帜，并将有关考试社会学7个问题的认识公诸于世，旨在引起学术界对考试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关注，以期能有更多的人为着揭示、掌握考试与社会诸因素相互作用的规律，不断创新、发展、丰富考试科学理论，努力实现考试的科学与公正，加快中国考试事业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的进程而献力，希望后来者居上。

廖平胜

2002年10于武昌桂子山

目 录

总 序	(1)
前 言	(1)
一、为什么要研究考试社会学	(1)
(一) 起因	(1)
(二) 对象	(3)
(三) 方法、观点、目的	(4)
二、什么是考试	(6)
(一) 考试的社会根源与认识论基础	(6)
(二) 考试的功能	(12)
(三) 考试的种类与形式	(17)
(四) 考试制度的要素	(20)
三、科举制是对封建宗法制度的革命，“文 化大革命”废除考试导致历史倒退	(25)
(一) 世族世官制度的衰落与“士”阶	